

讓我城從粉末中彈起 「香港文學散步」教學經驗反思

■ 劉偉成

文學散步在香港

談到香港文學散步，當然要從提倡者盧瑋鑾（小思）談起，自從她編撰的《香港文學散步》自1991年初版後，便不斷再版，現在單是繁體中文，已有四個版次，並不斷添加新資料和從不同角度闡釋選文和推行理念，可以說小思的「文學散步」是個不斷「演化」的教學和研究「範式」（paradigm）。「演化」和「範式」本身似乎是矛盾的，前者賦予材料精進和與時並進的活力，後者則有助將實踐的經驗確定下來，讓它成為可供參照的訣竅，便於教學和傳播。簡單來說要令「文學散步」成功移植到「香港」的土壤，誠然這不是靠小思一人可成就，我們必須讓這種「矛盾」像車輪一樣持續滾動，帶動社會發展出適合自己本土的文化特質。約翰·吉洛里（John Guillory）在〈規範〉（"Canon"）中便點出「學校」在維持這個「矛盾」運作的重要：「堅持文學作品的特殊歷史意義（historical specificity）乃是抵禦作品在規範過程中均質化現象（homogenizing pressure）的途徑，這是作品在規範化以前，提前令作品產生意義的方法。或許我們應該期望學校不單是灌輸關於作品特殊歷史意義的知識，

還該是獲得這種知識的知識，就是意會到一些學派和社會功能是如何成為閱讀的局限（regulated or constrained）。這並不意味我們一定要以非規範的眼光來閱讀那些學校視之為規範的作品，相反，我們該一直保持警覺，作為社會中介（social agents），或教導別人閱讀或學習如何閱讀的人，我們都有一個良好的機遇藉着教與學實踐來調控閱讀所能達至的社會效能。」¹換句話說，並不是要學校放棄規範，而是讓學生知悉經典作品的特殊歷史意義之餘，更能掌握通過閱讀將作品跟自己的生命化合出新意義，最後如能讓年輕一代以文字紀錄這些新的衍義，誠然便是讓經典作品的獨特歷史感扎根於那時代，令社會的文化土層不斷積厚，變得肥沃的方式。這大概便是吉洛



1 John Guillory: "Canon",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里所謂的重要「社會功能」。「文學散步」似乎是在學生獲得「關於規範的知識」，將之帶出校門，稍稍遠離那些常跟規範綑繩一起的「標準答案」，並靠着「臨場感」去釋放想像，用心感受作品的「獨特歷史意義」的方式。與其說這是抵禦規範，不如說是「活化規範」，使之不會落入令作品「均質化」的窠臼。

在2011年舉辦的「走進香港文學風景」的連串活動中，有一個是小思跟三位中學生的對談，主題是「文學情懷與本土關注」。²小思的回應許多都跟吉洛里的說法不謀而合，例如她說見過沒有ICAC的香港，那時是社會困頓之時，每個人只好尋找自己的方式好好生活，自然可找着出路。小思在《香港文學散步》「第三次修訂本」後記中重申黃繼持初版引言的正中肯綮：「過往雖然成了歷史，卻通過人的肯認而呈現當前，且『投向』以成未來。過去現在未來，乃內化於人的心量與行為的弧線，而不再是冷漠的物理時間。」這後記寫於2019年4月15日，可說正值香港社會另一個動盪困頓之時，所以小思如此回應黃的引言：「書中眾多的歷史囑託、文藝叮嚀，讀者感動與否，有無反省，那就要看用甚麼方式，與

時空交會，證實自己身處其中了。」³所謂體會作品的「獨特歷史意義」，原來不是通過解讀作品獲得，而是讀者將感受到的「歷史感」寄託到作品中，解放作品，讓它產生時代意義。所以在對談中，小思才會跟學生強調「好讀者」，有助製作拼湊社會面貌的板塊。這大概正是吉洛里聲稱規範過程中所衍生的浮動多變的「特殊社會效能」。

換句話說，文學散步，有兩個主要目的：**一、將學生帶出校門，甩棄課室中被動灌輸的安逸，嘗試藉着跟作品相關的實景產生交感而轉換至主動感受的學習模式，只有這樣才能成就作品的「特殊歷史意義」，規範才能避免因「均質化」而失去活力。**正如小思所言：「我很強調『感情』！知識可以在書本中獲得，但知識是死的，人卻是活的、文化是活的、文學更加是活的，如果能讓同學，特別是年輕一輩在現場有所感受、有所感觸，再由自身去領悟一些道理，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⁴ **二、通過體味作品的感染力，讓作品衍生新的時代意義，並藉此培育「超級讀者」，社會上越多「超級讀者」，給那地方帶來**



的文化變異和演進幅度也越大，如此長久持續下去，社會的文化積澱亦越厚。鄒芷茵在〈繪製

「香港文學」：盧瑋鑾《香港文學散步》的文學地誌與地方認同〉中指過去的研究較側重「《香港文學散步》對推廣香港文學教育的貢獻，而忽略其香港文學史意義。」⁵文中特別引錄了不同學者的論點，釐清了「空間」(space)、「地方」(place)、「地誌」(topography) 和「地景」(landscape) 的關係，然後將論述聚焦到小思所倡的「文學散步」如何「以『文學元素』來命名已存在的『地方』，以再現為『文學地誌』；以及這些『文學地誌』所衍生的『地方認同』，對香港文學史書寫帶來甚麼影響上。」⁶鄒所謂的「文學史書寫」，不單是過去的「地」、「人」交織出來的史跡，而更重視這些史跡會在未來的「人文活動」中衍生出怎樣的新義來。鄒認為小思的「文學散步」較側重前者，然後引用陳智德所倡的「地區文學」概念點出未來的「文學地誌」的發展方向該放眼未來。⁷這跟近來新興於日本的「考現學」倡議不

5 見鄒芷茵：〈繪製「香港文學」：盧瑋鑾《香港文學散步》的文學地誌與地方認同〉摘要：《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27期，2020年3月，頁33。

6 同注5，頁44—45。

7 同注5，頁66。鄒所引的陳智德的「地區文學」概念見陳的兩篇文章：〈社區保育與社區文學〉（《信報》，第24版，2006年8月12日）和〈社區文學與社區營造〉（《明報》，第24版，2007年8月27日）。

2 此系列活動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系統協辦，有關活動資料和情況之後輯錄成《走進香港文學風景賞覽資料匯編》，當中除了資料冊，還有一套四隻光碟，紀錄對談、各區文學散步的導賞情況的錄像。

3 見《香港文學散步》第三次修訂本，香港：商務印書館，2019，頁321。

4 小思：〈序・歷史有情、人間有意〉，《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新訂版，頁i。這篇序亦附錄在2019年的第三次修訂本中。

無雷近之處，實可互為參照，發揮互相推動的效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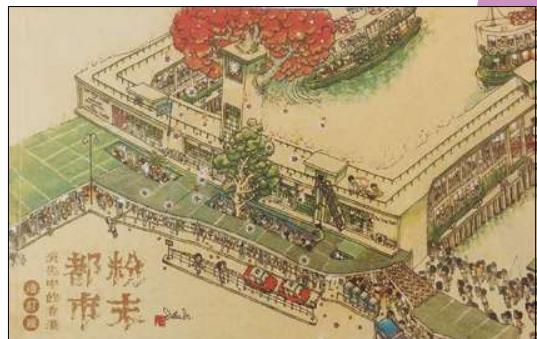
給「文學散步」發展作好了足夠的學術論述的鋪墊後，本文接着會以 Stella So 的《粉末城市——消失中的香港》手繪作品集和劉斯傑的「香港彈起系列」的幾款立體書，分別作為「記錄人文史跡」和「地區文學發展」兩端的策略借鑑，並以筆者個人導賞地區文學的經驗作串連，期望能為香港的「文學散步」在學術論述以外，添一點實踐經驗的概括，讓這種「範式」在矛盾中變得立體，顯現「演進」的活力。

讓城市的粉末聚結出歷史的感應

之所以選擇《粉末都市》作為「記錄人文史跡」的示例，除了由於此畫冊明確透現出要搶救式記錄快將化為「粉末」的地景的志願，更重要的是畫冊包括了畫師的主觀投射，當中包括分鏡技巧的運用、特效鏡頭的模擬、宏觀和微觀的疊影、想像與實景的融合等美術加工，令作品呈現出「人」置身其中的活動（包括思考和感受）痕跡——正是「空間」（space）轉變為「地方」（place）的過程紀錄，也正是前面所謂「獨特歷史意義」的呈現。《粉末都市》之前，也有不少畫家以速寫素描配上短文形式來紀錄消逝的事物，例如江啟明的《香港舊事重提》和

歐陽乃霑的《一筆一畫一生》，但由於是圖文截然劃分，所以情感表達上顯得較為冷靜和內斂，我必須強調不是說這些處理手法是較《粉》的多重特效遜色，而是想帶出進行文學散步時，學生的認知還是那種圖（地景）文（相關作品）截然分開的狀態，如何能引導學生從一時一地的生活場景中感受文化的氛圍，再跟自己的想像結合，並輻射出《粉》中那種充滿個性的「心象」呢？從我多年擔任文學散步導賞員的經驗可知，這是難度相當高之事——但是否由於翳悶喧囂的街頭不利於集中精神聽講，我們便放棄將學生內在的情感導引出來，給學生帶來新領悟？那麼，是否戴上電腦目鏡看「虛擬實景」來得更划算？究竟《粉》中，有沒有一些表達技法可挪移來作「文學散步」的導賞策略？

《粉》中的手繪多是「由內至外」的景象，這是跟其他素描速寫畫集最大的分別，例如在第一輯「一幢幢」中，作者繪畫了多幢舊式建築，其中有好幾張都是香港獨特的「唐樓陣」，就是由好幾幢連接起來霸佔整條街的龐然巨物。繪畫太子新填地街的唐樓時，作者不是側重於如實呈現建築物的外型，而是讓老樹的特粗枝幹從建築物橫伸出來，另外作者記道：「兩年前開始看到逐漸有



店舖遷出，2004年2月時所有玻璃窗都長滿了寄生的交叉膠布，2005年4月再去時已看不到這幢舊樓了。香港有趣的文化總是長出腳來遠走高飛。」⁸所以有些地鋪門口長出了腿，但並非像豹一樣纖瘦有力的「飛毛腿」，而是大象的四趾粗腿，全都顯現出如「巨人獨眼」的樹木紋理，如此構圖便讓人感到整座建築物正欲逃遁拆卸命運，但無奈已像老樹一樣扎了根，整幢唐樓即使對於「象腿」來說都是沉重的負擔。腿上的「獨眼」則顯示了神經兮兮的神色，彷彿在搜尋進擊的巨螯何時到臨似的。只是樓上的住客卻神態自若，大多是泛着微笑，有些還閉着眼狀甚陶醉地在享受透窗的和風，似乎都沒有擔憂過清拆的威脅，這個構圖的矛盾令畫面充滿張力。我想說的是要成功引導學生聚結對該地的感受，我們不要奢望單靠一次「象徵式」的散步可以成就。記得上一次我為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舉辦的「東區文學散步」（2019年1月19

8 Stella So :《粉末城市——消失中的香港（增訂版）》香港：三聯書店，2021，頁11。



日)當導賞員，我按習慣會製作一本詳細的「導賞手冊」，集合了所有相關的文章，並從中勾出貫穿主題的主線，那次我定下的主題是《且聽東區談歸西》，皆因北角也屬於老區，加上有好幾位生前活躍於此區的著名香港作家如也斯、金庸、劉以鬯、陶然辭世後，都是在這區的香港殯儀館舉殯，本來我想通過這些作家生前敍寫該區生活的文章，以及過世後的悼念文章，幫助學生綴結關於此區的歷史感應，所有材料有近四十篇之多。誠然，我不期望學生在短時間內可以消化全部篇章，而是希望他們之後可以把我特別圈點出來的景物跟文字在想像中化合成特別的「心象」，成為「地區文學」的酵母。怎料，我之後應主辦的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之邀，參加了成果檢討焦點小組討論，當中有一位初中的參加者直言自己不太能掌握當中的作品意蘊，原來是因為材料太豐富，太着重「闡述」該區的歷史面貌，沒有機會給學生的「感情」冒出頭來化合。這對於我之後再導賞文學

散步，顯然是一個很好的提示。

小思在《文學與影像比讀》的前言中闡釋道：「我在中文系開設此科，目的在強調對香港現代文學精讀與細察，糾正一般

人粗疏的閱讀及觀看習慣，刺激他們『發現問題』，並對問題加以思考詮釋。另一方面，希望能使看慣影像的人，回到文字的細心閱讀，又使看慣文字的人，探索已經無處不在的影像與文字的關係，使他們遊走於二者完全不同的媒介之間，不易向一邊傾斜。於發現問題後，尋根追源，再加解讀詮釋，便有所得的喜悅。」⁹原來「影像」和「畫面」，有助他們「發現問題」之餘，也有助學生消化，這大概就是吉洛里所謂的「獲得知識的知識」，亦是教學理念中常提及的「能學——元認知策略(Megacognition)」的含義。¹⁰只是「發現問題」需要沉澱時間，需要時間去讓感受跟學生的想像化合，無論是「文學散步」還是「影像對讀」，都要時間讓學生甩棄過往的束縛，讓心裏的情感可以流暢地流出來：「小思以為，一次散步，可以是人與自然的一場對話，與風景對話，可以挽救都市人過分理性的闕失。在教學上，『散步』的心緒與行徑，可以讓教師與學生在學科的領域裏作自在而無拘束的遊歷、貼合與對

話。」¹¹要確保這種對話的成效，最好能在散步前讓學生先細讀文本，安排學生聚在一起討論，並不是要尋求答案，而是讓學生不會因過分理性而埋沒問題。

而在散步時，原來畫圖較拍照或文字可更好地「催化」觀察和想像：「畫畫卻需要不斷觀察，掌握特徵。我覺得這類訓練應該由幼稚園開始，從小培養，也需要有人在旁提示，不然小朋友便不知從何學起。觀察還是最好從小學起，人長大後視野變得『散』了，就很難集中，也無領悟。」¹²我親身實踐過這種「手繪觀察法」，發覺對啟悟創作有莫大的助益，寫出了多篇配上了「考察手繪」的「地誌書寫」，都收入《影之忘返》這帙散文集中。我的手繪記錄模式比較接近江啟明和歐陽乃霑那種，間中會加入自己的想像，這些就是覺得更可貴的「化合效果」，所以讀到Stella So的《粉末都市》，便真的看不釋手。我喜歡她常將樹的恣意生長加到畫中，例如畫「清拆中的喜帖街」時，她在一幢唐樓的天台先加了一棵開滿紅彤彤大花的許願樹，旁邊還有一家廟；而每層分為左右兩個窗戶，左邊是「新式喜帖

9 盧瑋鑾、熊志琴主編《文學與影像比讀》前言，香港：三聯書店，2007。

10 Barry J. Zimmerman的四格方陣(Matrix)所列的四個自學步驟：1想學——學習動機(Motivation)、2肯學——學習行為(Behaviour)、3能學——元認知策略(Metacognition)、4會學——認知策略(Cognition)。

11 黃燕萍：〈在春天裏描塑春天——從小思著作初探其教學面貌〉，《香江文壇》總第33期，2004年9月。

12 見《曲水回眸——小思訪談錄(上)》(第二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頁38。





喜帖樹成長圖

店」的印製程序，右邊是「古式喜帖店」；樓高六層，每層的窗內就是一個工序；每個窗景就像一格漫畫，既可觀又耐嚼，例如其中一格一看便知道她溶鑄了《千與千尋》中「鍋爐爺爺」的造型，令人會心微笑。如在疫情過後，有機會再當「文學散步」的導賞員，我會鼓勵學生畫觀察手繪，應該可以成為記憶結晶的核心，將平常沒有留意，會飄散在歷史洪流中的粉末凝聚起來。

讓城景從問號的底點彈起

「發現問題」既是文學散步的重要鋪墊，那麼也值得細說一下當中的訣竅——就讓我拿劉斯傑的《香港彈起》系列的立體書作解說。《香港彈起》是系列中的第一本，初看書名，心底已在納悶，我還以為不外乎是將香港的名勝

建築以炫耀姿態一個個彈出來，搏取青睞，這樣跟賣給遊客的呆板手信沒有兩樣。只是我給封底介紹的標題吸引住：「香港不是一夜建成的。」背後其實隱藏着一個問題：香港是怎樣建成的？而介紹的小段內容中也嵌了幾個問題：港人究竟如何在這些不見天日的建築內居住？依山僭建的木屋當真風涼水冷嗎？一朝入住政府興建的公屋，小市民安居樂業的夢又是甚麼呢？由此我便知道這是香港人正嘗試解答自己累積心底多年的問題，書內呈現的不是香港堂皇的一面，而是木屋、公屋，甚至是狹小的生活空間等這些生活陰暗面。將書中六個「彈起」的場景包括唐樓、木屋、徙置區、九龍城寨、公共屋邨、商住大廈，串連起來不單是作者家族的搬遷歷史和作者的成長小故事，更是香港的房屋進化路線——整本立體書就是宏觀和微觀兩道脈絡，以基因的螺旋狀態交纏在一起，將讀者不同的共鳴和想像都牽扯進來，令整個閱讀過程產生相當繁富的「變異」。

由於「彈起」的場景都展現建築物的整體，甚至是「鳥瞰」角度，所以說是「宏觀」層次，它們就像是從「問號的底點」慢慢舒彈起來的「蕨草」尖兒，給待考證的問題先起一道易於回溯的告示貼，讓人可輕易重溫，遇到相關的資料，便將之歸類在一起，以便整理。這訣竅其實可以「牽連」來概括，因為令場景彈起，其實就是一連串的紙製機關互相「牽連」帶動。它的功能就是吸引注意，只要你打開關於該主題的記憶匣子，它便會「彈出」，經常提示你還有這道問題有待你去解拆。「文學散步」其實是很容易為學生貼上「牽連」的告示，只要將看到的景物跟文本的描述片段有機地聯繫起來即可，如果那碰巧是學生自己發現的問題，那城景便會成為他記憶中的告示貼，每次見到都會彈出來提醒他去回答自己發現的問題。

在《香港彈起》中的「微觀層次」，都是貼在「彈起場景」兩旁的小冊，它沒有花巧的機關令它主動彈起，甚至沒有彩色的封面，





正如小思為《街邊有個大排檔》作的序所云：「寫歷史，處理硬資料，極易令文字呆滯，莊玉惜有種異於一般學術論文的寫法，

只是簡單地標出內容主題。它就是要將主導權交回給你，你有興趣便將之「翻揭」開來。這些小冊子是立體書中的書，記載微觀的人文情懷。「香港彈起」系列中有一本是《盒仔檔》，如作者所說這本來就是香港街道中獨有的「立體書」，所以作者成功令它在讀者的記憶中彈起來，引發討論。只是不同於《香港彈起》，這本《盒仔檔》主要只有用上「牽連」策略的「宏觀介紹」，即不少會彈起的「硬機關」，少了貼在旁邊供人翻揭的小冊子來「微觀」訴說自己成長故事的「軟情懷」，令它在我心目中無法超越《香港彈起》。記得曾有老師問過我，如何用「文學散步帶動學生寫作」，那時不知如何具體回應，現在我會說就告訴學生「牽連」和「翻揭」兩個策略，宏觀和微觀並重，不囿於研究和找資料，也可以當作寫作的法門，就是先引導學生在熟悉的地景中選出會在記憶中「彈起」的景觀，先來「鳥瞰」式描述，然後再細細將自己的故事穿插其中，墊厚文章的質感，這兩個步驟的寫作佈局，就以「地頭蟲上釘虱乸」來總結。

劉斯傑《盒仔檔》的美中不足，我以莊玉惜的兩本文化研究專著《街邊有檔報紙檔》和《街邊有檔大排檔》來填補，我覺得此兩冊書不單是文化研究的專著，更是成功的「地誌書寫」，甚至是上面提到的「地區文學」。打開《街邊有檔報紙檔》，報紙檔的形象便會撲面彈過來，還夾雜着作者吶喊式的濃重情意：「報紙檔等街頭文物，陪伴多少代香港人，近在咫尺，卻又是這麼近、那麼遠，沒法引起人們注視，不禁要發出怒吼，我們的社會追求的是甚麼文物？難道，要待報紙檔，此等與我們息息相關的文物消失街頭，號召甚麼拯救行動，始引起大家點點目光嗎？」¹³ 原來報紙檔曾在反清革命中有過「傳遞信息」的角色；原來報紙檔的基本收納格局是一位英籍警司保域 (John Browett) 設計的，為了解決警察跟檔販「貓捉老鼠」相互消耗的拉扯關係……這些不正是上面提到的「牽連」與「翻揭」兩個訣竅的靈活搭配嗎？

13 莊玉惜：《街邊有檔報紙檔》，香港：三聯書店，2010，頁14。

把法例、數字、報章報道、官方報告、文獻、人物記述等等材料，混和一起，逐章推進，偶爾加入自己的評論描述，遂拼貼成一個香港大牌檔歷史紀錄。這種軟硬兼施寫法，令人讀起來，感到趣而有料，實而不悶，我相信很適合香港讀者。¹⁴ 我相信這是「文學散步」帶動寫作的訣竅，是「地誌書寫」到「地區文學」尚待發展的軌跡，也是決定留下不遷的香港人，在不斷哀號之餘，還可以做的事：讓我城的形象在「粉末」凝結出的歷史意義中昂然彈起。



14 莊玉惜：《街邊有檔大排檔》，香港：三聯書店，2011，頁7。

